

▶▶▶ 访古知新

杭州西湖清波门拜访李清照——

我的词，别是一家

本报记者 熊 建

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！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

满地黄花堆积，憔悴损，如今有谁来摘？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
记者：南宋有人说您这开头是“公孙大娘舞剑手”，本朝“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”。可谓“创意出奇”，“卓绝千古”。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就是把心里那点滋味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摆出来罢了。“寻寻觅觅”——我在找什么？找从前的日子，找丢了的东西，找找不回来的东西。找不到，只剩“冷冷清清”。冷清久了，就成了“凄凄惨惨戚戚”。这14个字，不是硬凑的，是一层一层逼出来的。

记者：从声律角度看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在这些叠字中，“寻寻、清清、凄凄惨惨戚戚”都是齿声，“点点滴滴”是舌声。这首词中用舌声的共15字，用齿声的共42字，全词才97个字。我这是有意用啮齿叮咛的口吻，写忧郁惆怅的心情。

记者：是的，不但读来明白如话，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。还有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——这个“黑”字，押得险。有评论家说了，“黑”字不许第二人押。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天怎么还不黑？黑了好躲进被子里。可天黑了又怎样？听着梧桐细雨，点点滴滴，更睡不着，躺在床上，直勾勾盯着无边的忧愁。这个“黑”字，是我自己熬出来的。

记者：您还特别爱用寻常口语入词。比如“生怕离怀别苦，多少事、欲说还休”“被冷香消新梦觉，不许愁人不起”。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用典、用藻，谁不会？可词是要唱的，唱出来要让人听得懂，要让人心顺，才能传播开。我把寻常话摆进去，再用音律把它箍紧了，它就变了——变成只有词里才有的那种味道。我管这叫“平淡入调”，比堆砌辞藻难。

从《如梦令》到《渔家傲》

记者：后人把您的词称为“易安体”，侯真、辛弃疾都写词来模仿。您觉得“易安体”究竟是个什么体？

论词敢作惊人语，恤伟常怀忧国思。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春，记者穿越到南宋临安，几经打听，终于在西湖畔古清波门附近，一条幽静的小巷里，找到了李清照的寓所。推开半掩的柴扉，只见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人正倚着窗儿，翻看一卷词集。她鬓发如霜，眉宇间透着几分英气。这正是那个名满天下、谤亦随之的易安居士。

李清照兼长诗、文、词，词的造诣尤为超卓。面对这位不仅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，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中焕发奇光异彩的女作家，记者上前拱手说道：“易安居士，晚辈从800年后来，特来拜访。读您的词，总觉得字里行间有一股旁人学不来的气韵，今日想请您说说，您的词到底好在哪儿？”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“既是800年后的人，那我今日就不藏私了。坐吧，咱们慢慢聊。”

叠字与寻常语里见功夫

记者：您的《声声慢》，晚輩大敬服了。开头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，一连七组叠字，读来像是有人在耳边叹气。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那是我南渡之后写的。国破了，家亡了，丈夫也走了。一个人守着窗儿，数着梧桐细雨，那种滋味……你听听——

窗外晨露凝结，玻璃渐渐蒙上一层灰白。随着车子不断靠近目的地，细细的水流顺着窗玻璃蜿蜒滑落，将窗外那灰蒙蒙的晨空切割得支离破碎。正当我注视着一颗水珠沿窗框滑下时，车子在一栋敦实的棕色建筑外停了下来。这项每周一次的例行公事我已经重复了无数遍：把书包往肩上一甩，拥抱一下妈妈，然后跑进大门。

过去3年里，我每个周六的上午都是在这里度过的——参加中文学校的课程。第一次去上课，是在父母向我解释学习中文有多么重要之后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他们向我阐述语言是如何与历史、传统及价值观紧密交织在一起的。他们还说，对像我这样身为中国移民后代的孩子来说，掌握这门语言至关重要——它不仅是维系家庭与文化纽带核心，也能让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，不至于迷失自我。

当然，我在出生并长大的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开始上中文学校时，才4岁，当时并不能完全领会自己正在构建的语言基础有多么重要。但在孩提时代，我确实留意到了一些细节：父母总是细心地为每个周六的早晨定好闹钟；他们总是热切地帮我复习词汇；每当我向他们展示自己新学会的汉字时，他们脸上总会洋溢出喜悦的光彩。正是父母流露出的兴奋之情——那种因孩子理解自身血脉渊源（即便身处异域文化之中）而产生的欣慰——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

等到时隔多年终于重返中国时，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语言能力，能够听懂周围人说的地道方言——这一切发生在我踏入北京机场的那一刻。广播里传来一位女士清晰的声音，提醒乘客留意随身物品。

与家人团聚后，我发现国内的许多事物都与美国不同。当我与亲戚探讨这些话题时，他们感到非常兴奋，因为我已具备了理解他们所表达内容的语言水平，能够与他们深入交流。这也延伸到了我的旅途中，我发现陌生人也愿意与我攀谈。在这些时刻，我感觉仿佛有一层朦胧的薄纱被揭开，我终于能够理解这门精妙复杂的语言，以及它所植根的社会现实。亲身体会到通晓中文带来的益处后，我的学习态度发生了转变：从被动应付变成了主动求知。我开始怀着真正的热情投入学习，积极与老师探讨各类话题，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在我读高一时，父亲接到了一份去安哥拉工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说不好，大约就是我这人吧。我写词，不模仿谁，也不刻意求新。心里有什么，笔下就有什么。你听听这首《如梦令》——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

记者：“绿肥红瘦”四字，真是绝了。李清照(AI 模拟)：雨打风吹，海棠花当然要落，叶子自然显得肥了。别人不这么说罢了。还有这首《点绛唇》——寂寞深闺，柔肠一寸愁千缕。惜春春去，几点催花雨。倚遍阑干，只是无情绪。人何处，连天衰草，望断归来路。

记者：这种愁绪，真是只有女子才写得出来。李清照(AI 模拟)：词这种文学体式，最能表达幽细约美之情，贵阴柔之美，作为女子，确实能得其天性之所近。但写词的高下，也不全是女子不女子的区别。你再看看我的《渔家傲》——

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。仿佛梦魂归帝所，闻天语。殷勤问我归何处。

我报路长嗟日暮，学诗漫有惊人句。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！

记者：这气象，哪里像是闺阁中人写的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李清照，从来就不是只写闺阁的。国难当头，我写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；议和声起，我写“南渡衣冠少王导，北来消息欠刘琨”。词里，我有我的柔；诗里，我有我的刚。一个人，哪能只有一副面孔？

品评诸家词人

记者：您兼长诗词文，却以词名世。可晚輩读您的《词论》，发现您对北宋词坛诸位大家都点了名，连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都不放过。有人说您狂妄。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就是说实话罢了。你且听我念几句——“晏元献、欧阳永叔、苏子瞻，学际天人，作为小歌词，直如酌蠡水于大海，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”。意思是说，他们写词，就像拿葫芦瓢在大海里舀水，看着气势挺大，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——把词写成了长短不齐的诗。

记者：可苏东坡“以诗为词”不是拓宽了词的路子吗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不否认东坡先生是大家，我也敬他。但词和诗是两码事，

绝不能混为一谈。词是要配乐歌唱的，要分五音、五声、六律、清浊轻重，哪能像诗那样？所以我说——词别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

记者：这“别是一家”四个字，就是您的核心主张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对。词有词的规矩，有词的体式，音律要严，格调要雅，情思要细，意境要深。一句话，词是有独立性的，不能合流于诗。

东坡之“以诗为词”，不过是运用诗法于词中而已。其实苏词之佳者，如“春花散空，不著迹象”，如天风海涛之曲，充分体现了词体的特美，与其所作的诗篇是很不同的，二者并未合流。而且苏词中绝大部分都是协律的，偶有不协律处，是一时疏忽，并非故意破除音律、不要音律。

记者：您对柳永、秦观、黄庭坚的评价，也够狠的——“词语尘下”“少故实”“良玉有瑕”……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说柳永“虽协音律，而词语尘下”，是认为他有些词太俗；说秦观“专主情致而少故实”，是嫌他缺了点儿典重；说黄庭坚“尚故实而多疵病”，是觉得他太过雕琢。这不叫刻薄，这叫实事求是。

记者：为什么独独不提周邦彦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他妙解声律，词作浑厚典雅，我是佩服的。但他的词太重人工，我的词偏自然，风格不同，不说也罢。

那些诬蔑之词，我不认

记者：有人拿《词论》说事，说您“蚍蜉撼树”，“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”，太狂妄了。您怎么看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请问，我论词，论的是不是事实？我说柳永“词语尘下”，对不对？我说晏、欧、苏“句读不葺”，对不对？我说王介甫、曾子固“若作一小歌词，则人必绝倒”，对不对？

记者：您说得有道理，可在这个年代，那些人容不得一个女子如此犀利。甚至有人说您的词是“閤巷荒淫之语，肆意落笔”。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若我李清照是男子，写了这篇《词论》，他们大概要拍手叫好。偏偏我是个女子，就有了“狂妄”之罪。我倒要问：我哪一句是荒淫之语？我怀念丈夫，写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，这叫荒淫？夫妻之情，天下至正至真之情，写在词里，怎么就荒淫了？



我这一生，论词，讥弹名家，不稍假借；论政，主张抗战，反对投降；填词，肆意落笔，无所顾忌。

最后的回答

记者：后世学者沈曾植，评价您和您的词作为“神骏”，所谓“坚情者醉其芬馨，飞想者赏其神骏”。您觉得，这“神骏”二字，说中了吗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骏马……是啊。我这一生，少年时灵秀，中年时跌宕，晚年时沉健。国破了，家亡了，人走了，可我的笔没断。词要合乐，我就严守着音律；词要抒情，我就坦坦荡荡地写我的真心。不装腔，不作势，不低头。骏马嘛，就是要跑得快，跑得远，不管前面是坦途还是荆棘。

记者：说得好，如同骏马一样，摆脱羁绊，千里飞驰，过都历块，不畏险阻。难怪后人把您的词和辛弃疾、姜夔放在一起，说您影响了整个南宋词坛。我要走了，您可有什么话留给后人？

李清照(AI 模拟)：我写过一首《鹧鸪天》，末句是——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

记者：这是写桂花吧？李清照(AI 模拟)：是写桂花，也是写我自己。不必浓妆艳抹，不必攀附谁，不必讨好谁。是花，就开自己的颜色；是词，就写自己的性情。送给你吧。

记者：哈哈，谢谢，且教“梅定妒，菊应羞”(李清照《鹧鸪天·桂花》)吧。

走出李清照的寓所，春日的西湖波光潋滟。记者回望那扇半掩的柴扉，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倚窗的身影。800多年过去了，她的词还在传，她的声音还在响。那些“蚍蜉撼树”的讥笑，“荒淫落笔”的诬蔑，早已被时光冲刷干净。留下来的，只有“绿肥红瘦”，只有“寻寻觅觅”，只有那个不肯低头、不肯伪装的李清照。

2026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举办

本报北京电（申奇）记者从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获悉，2026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近日在山东省济宁市举办。来自49个国家的170余名中外师生参加。

活动期间，中外青年学生参加孔府孔庙观礼、尼山圣境研学、现代技能与非遗文化体验、匹克球友谊赛等活动，聆听国际汉学家文明互鉴主旨报告，参访“智造济宁”智能科技生产线，完成“青年文化探索护

照”打卡，记录所见所感所想，在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结交四海好友，深入认识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

据介绍，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活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，坚持以“青年·交流·未来”为主题，引导来华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，鼓励中外青年学生争当中外人文交流使者 and 全球文明倡议践行者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。



10月5日是世界教师日。多年来，非洲孔子学院积极开展中文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，为推动中国和非洲国家交流互鉴、增进中国与非洲人民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图为10月1日在肯尼亚内罗毕，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教师宋梦露（中）在书法课上教当地学生使用毛笔。

新华社记者 刘佳琪摄

中文是件礼物

何美宁

作的机会。当时的我已足够成熟，能够理解传承那门我已研习16年的语言的重要性：语言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，因为它是表达情感、思想和观点的载体。语言赋予了万事万物以意义，每种语言也都具备描述特定感官体验的能力。例如，“孝”字在英语中常被译为“filial piety”，但这一译法无法涵盖其作为一种道德与社会准则的内涵。因此，理解这一词汇的深层含义，便构成了更广泛社会中道德行为与期望的基石；这充分体现了学习汉语如何超越单纯的语言层面，进而影响个人的世界观。

在安哥拉学习葡萄牙语的经历，也让我对掌握一门语言所需的“沉浸式环境”有了新的体会——这正是当年父母为我创造的学习条件。我意识到，若要真正领悟一门语言的精妙之处、语法结构及丰富词汇，必须保持持续不断的动力与适度的压力。

在安哥拉生活了一个月后，一位常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找到了我——一位华裔——希望能由我来教他的孩子学习中文。从学生转变为老师，这种身份的转换激发了我内心一种全新的动力。

为了备课，我深入钻研这门语言——不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读写听练，而是真正地去探究它。这培养了我更强烈的责任感，我开始不仅把自己视为一名教师，更视自己为一名文化使者。每周，我会花一个小时陪伴3个孩子（分别6岁、9岁和11岁）坐在一起，在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入室内的光影中，一笔一画地练习汉字。日复一日，我见证着一个个单字演变成词组、句子。最终，这门曾经显得陌生的语言，在孩子们心中变成了一种温暖而亲切的存在。然而，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，单纯填鸭式灌输词汇效率并不高。因此，我利用他们熟悉的传统习俗，作为引导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切入点。我不仅进行简单的类比，更着力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以此架起沟通的桥梁。我将美国感恩节这一表达谢意的传统与中国的“中秋节”联系了起来，两者都强调家庭团圆，而在中国文化中，圆月象征着阖家团圆。感恩节餐桌上那只热气腾腾的火鸡，则对应了中秋节的月饼。渐渐地，我不再仅仅把中文看作是某种“从天而降”的既定事物，而是将其视为一份可以重新演绎并与他人分享的珍贵礼物。

（作者为安哥拉罗安达国际学校学生）